

文選卷第十

金澤文庫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紀行下

潘安仁西征賦一首

西征賦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岳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行歷論所經人物山水也

潘安仁

向曰岳述所歷古跡美惡勸戒焉 善曰岳榮陽中牟人晉惠元康二年岳因行役之感而作此賦岳家

在鞏縣東

故言西征

歲次立枵

許喬

月旅葵賓丙丁統百乙未御辰

銑曰歲在子為立枵旅亦次也葵賓五月

律也丙丁統一夏之日乙未則山行之辰 善曰岳傷弱子序曰元康二年五月余之長安以歷堆 元康二年歲在壬子五月十八日也爾雅曰太歲



在子曰困敦左氏傳杜預曰歲歲星也玄枵在子虛危之次也然玄枵歲星所歷困敦太歲所次今論太歲而曰玄枵疑誤也鄭玄周禮注曰旅猶處也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鄭玄曰中猶應也仲夏氣至則蕤賓律應也呂氏春秋曰仲夏其日丙丁高誘曰丙丁火日也然夏為火德故以丙丁統夏也左氏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杜預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配日謂子丑配甲乙也然其日值乙未也鄭玄禮記注曰御猶潘子馮軾西征自京徂秦主也濟曰潘子岳自稱也軾車上橫木京東京也徂往也秦長安也

善曰潘子岳自謂也馮衍揚節賦曰馮子耕於乃喟然善本無歎曰酈山之阿馮軾已見魏都賦爾雅曰徂往也

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寥忽悅往化正氣而甄吉三才良曰

遠也喟歎聲翰曰甄成也寥忽悅謂天地未開為一氣其後化此一氣分成三才也善曰論語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寥忽悅未分之貌也鵬鳥

賦曰寥忽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變而為一又曰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冲和之氣者為人張湛曰所謂易者竊冥惚恍不

可變也一氣恃之而作化故寄名變耳甄已見魏都賦此三才者天地人

道唯生與位謂之太寶向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生



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之

善本

要聖智弗

能豫

良曰鬼神聖智尚不能要豫此事不可究知也

善曰東征賦曰脩短之運愚智同通塞猶窮達也班固覽海賦曰運之脩短不豫期也

當

休明之盛世。今託菲薄之陋質。

濟曰休明盛代謂晉也菲薄陋質岳自謙也善曰左氏傳王孫滿曰德

之休明楚辭曰質菲薄而無由馬融論語注曰菲薄也

納旌弓於鉉台。讚庶績於帝室。

銑曰納招

也左傳云陳斡仲曰招我以弓孟子曰招大夫以旌鉉台謂三公也時賈充為太尉辟岳為府掾故讚衆官之功於帝之室庶衆績功也善曰臧榮緒晉書

曰岳弱冠辟太尉府掾孟子曰夫招士以旂大夫以旌左氏傳陳斡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

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春秋漢含章曰三公在天法三台也尚書曰庶績其凝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言王室者也

嗟鄙夫之常

累。今固既得而患矣。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黜。

翰曰岳稱鄙夫

謙也懷常人之心是以有累且復見用又患失之向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季惠字也岳遷廷尉平為公事免官故云無此

直道而有此一黜也論語子曰焉夫不可與事也其未得之患也之既得之患失之武王怒其外遐。不音過於



四海

良曰武皇晉武帝也外假謂崩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音過絕也天子崩故絕此樂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炎字安世崩

諡曰武禮記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尚書曰帝乃徂落三載四海過密八音孔安國尚書傳曰過絕密靜也

天子寢於諒闇

今百官聽於冢宰

濟曰冢宰三公也天子惠帝也天子居喪曰諒闇故百官聽事於三公時楊駿為太傅當此任也

善曰臧榮緒晉書惠紀曰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禮記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平寶晉紀曰楊駿為太傅百官摠己以聽於駿尚書曰百官摠己

以聽於冢宰彼負荷之殊重今雖伊周其猶殆

向曰謂揚駿以人臣位而負荷帝王之重

任雖伊尹周公尚猶危殆況駿不任事者乎夫伊尹相太甲致桐宮之師周公輔成王有流言之謗此二人尚爾於駿可知也善曰左氏傳曰子產曰其父

析薪其子弟弗克負荷爾雅曰殆危也窺士貴於漢庭疇

善本

一姓之或在

翰曰漢庭七貴呂霍

上官丁趙傳王並后族也皆權重受誅無一姓在者今駿居此重任是取戮之地善曰庾亮表曰向使西京七族皆非姻黨從而悉全決不盡敗聲類曰詩

亦疇字也爾雅曰疇誰也無危明以安位祗居逼以示專陷亂逆以受戮

匪降禍之自天

銑曰危高也言駿既無高明之道以安重位但以勢力逼於上示其專權也濟曰駿既專己是自陷於亂逆之地以



受戮非天降禍及之也 善曰言無見危之明以安其位祇為逼主以示已

也于寶晉紀曰駿被誅禮記曰明於順然後能守危鄭玄曰能守自危之道周

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毛詩 孔隨時以行藏蓬蘽與國而舒卷苟蔽

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孔隨時以行藏蓬蘽與國而舒卷苟蔽

微以謬善本影患過辟匹之未遠良曰孔子云用之則行捨之則藏

卷而懷之易曰君子知微知彰岳為駿主簿故自歎不學孔丘行藏蓬蘽伯玉舒

卷乃蔽於深微謬於彰明咎過患難及於我躬固不遠也辟猶及也 善曰言

孔蓬蘽有知微知章之鑒故隨否泰而行藏與治亂而舒卷中庸之流苟蔽繆於

斯術故患此過常之辟未遠其身也周易曰隨時之義我大矣哉論語子謂顏回

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又曰君子哉蓬蘽伯玉邦有道則仕邦

無道可卷而懷之周易注曰君子知微謂幽昧知章謂明顯也爾雅曰辟罪未

遠不離 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向曰既罹患難方悟山中潛

其身也 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遁之士卓然長往之道為美

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 陋吾人之拘擥全飄萍浮而蓬轉銑曰吾

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 陋吾人之拘擥全飄萍浮而蓬轉銑曰吾

謂岳自陋薄其身拘擥於名位竟如浮萍轉蓬無所止託也 善曰言已開行

藏之明而有蔽繆之累故悟山潛之為是陋拘擥之寔是非謝承後漢書鄭玄戒

子書曰黃巾為害萍浮南北東觀漢 寮仁蠱罪其隆替名節端會此以

記太史公曰栗駭蓬轉因遇際會 寮仁蠱罪其隆替名節端會此以

記太史公曰栗駭蓬轉因遇際會 寮仁蠱罪其隆替名節端會此以

記太史公曰栗駭蓬轉因遇際會 寮仁蠱罪其隆替名節端會此以



隨落危素卵之累穀甚立其鳥之巢慕心戰懼以兢懷如

臨深而履薄翰曰寮官偏壞灌毀墮廢也謂誅駿之時岳免主簿濟曰穀亦外也荀息累九卵於棊上晉平公曰危哉吳季札謂孫

文子曰夫子在此猶鷺之巢於幕上岳言己之危甚此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懼之甚也善曰說文曰偏壞敗之貌灌亦壞貌七罪切累卵

已見魏都賦夕獲歸於都外宵未中而難作良曰楚王瑋夜誅駿夷三族此夕岳歸家

而免於難善曰王隱晉書曰潘岳為楊駿府主簿駿被誅曰岳取急對人朱振代夷三族匪擇木以棲集鮮林

林火而鳥存向曰自喻為駿主簿猶鳥不擇木而棲其林見焚則存者鮮矣駿且被誅如我之獲全萬無一也善曰擇木已見魏都賦爾

雅曰眇遭千載之嘉會皇天合德於乾坤濟曰千年一聖我今遭遇之謂我皇德合天地者也

此為嘉會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上下懽然交欣千載一會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乾坤天地張超宣尼頌曰合量乾坤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

弛秋霜之嚴威渥春澤之渥恩銑曰弛廢渥厚也言不誅我也善曰韋昭漢書注曰弛廢也荀悅

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漢書孫寶劾侯文曰今雁鳥雉始擊手當從天氣取茲惡以成嚴霜之威古今長歌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洞簫賦曰蒙聖主之渥



恩甄大義於明責反初服於私門

濟曰甄表也使我免官歸家復布衣表大義示責而已君恩之深也

善曰宋均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戰國策蘇子說魏王曰破公家而成私門

皇覽重揆余之

忠誠俄命余以末班

良曰言我皇揆度我忠誠俄而命我從末班也善曰末班謂長安令也楚辭曰皇覽揆余於初度何休

公羊傳注曰俄者須臾之間

杖

善本作牧

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

向曰西夏長安也使我收養疲

樊之人於此我亦扶攜與尊卑俱入于關陳思王述征賦曰恨西夏之不綱戰國策曰薛人攜老幼迎孟嘗君道中

善曰周禮曰以嘉石平疲民丘去

魯而顧歎季過沛而涕零令伊故鄉之可懷疚聖達之幽情

翰曰丘孔丘也孔子去魯之衛歎曰歸歟季漢高祖高祖過沛置酒江下信惟故鄉可戀所以能傷聖賢之情也疚猶傷也善曰韓詩外傳曰孔子去魯遲

遲乎其行也漢書曰上過沛留置酒沛宮乃起舞慷慨傷懷江下數行謂沛父老曰遊子悲故鄉爾雅曰疚病也舞賦曰幽情形而外傷矧匹夫

之安寧邈投身於鎬京

銑曰況我匹夫安於舊土之人適於長安者能不惻傷矧況也鎬京長安也善曰爾雅曰矧

况也漢書曰元帝詔曰安土重遷

猶太馬之戀主竊託莫於闕庭

詩序曰王居鎬京



良曰闕庭天子之庭 善曰曹植責躬表曰 不勝犬馬戀主之情東都主人曰闕庭神麗 眷輦洛而抄涕思纏

絲於墳塋 翰曰鞏洛二縣名岳家墳塋在此 善曰河南郡圖經曰潘岳

堅書曰經縣因好庶蹈高蹤漢 余 善本 乃越平樂過街郵 尤秣馬

阜門稅駕西周 濟曰平樂觀名街郵亭名阜門周故門名西周河南縣

梓澤西有一原古舊亭處即街郵也石卷瀆口高三丈謂之阜門橋左氏傳曰

秣馬利兵毛萇詩曰秣粟也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稅馬而牧法言曰仲

尼之駕稅矣李軌曰稅舍 遠矣姬德興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

生民率西水許忽化流岐幽祚隆昌發舊邦惟新 向曰歎周

矣帝嚳高辛氏也其後生稷為周祖為生人之始也后稷之子不窋居於豳豳

人慕德至古公亶甫自豳遷于岐岐人亦慕德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

水許至于岐下昌文王名發武王名言周之祚崇盛自此二王也言后稷以來

其國是舊及文王受命更惟新也 善曰左氏傳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

史記曰帝嚳高辛者黃帝曾孫也姜嫄為帝嚳元妃生弃號曰后稷別姓姬氏

毛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厥初生人時維姜嫄史記曰后稷之務慶節



立國於邠後古公為戎狄攻之遂去邠止於岐下公季子卒子昌立曰文王文  
王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偕與謗同邠與臨同  
牧野而歷茲俞守柔以執競良曰武王克殷於牧野而歸洛邑猶守柔道以保競彊執猶保也善曰尚書

曰武王與受戰于牧野茲此也謂此周也北征賦曰駢遲遲兮歷茲老子曰  
守柔曰強毛詩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鄭玄曰競強也能道者唯有武王爾  
夜

申旦而不寐憂天保之未定銑曰武王望商邑于周自夜不寐言未定天保何暇寐乎保位也善曰楚辭

日獨申且惟泰山其猶危祀八百而餘慶濟曰武王既克殷安如太山猶以為危戒懼無邑故

使子孫相繼八百餘年享其福也善曰言武王基雖有泰山之固尚以為危  
故能載祀八百猶有餘慶也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語辭也戰國策呂不韋曰周

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然今言八百善本覽亡王之驕淫竄南

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曰而比盛向曰亡王桀也驕淫無道湯伐敗之而竄

于南巢之地其無道驕淫以取滅亡亦猶坐積薪之上縱火於下其然可立待  
也而猶自比於日云日豈可亡乎日亡吾乃亡矣善曰言武王居安而慮危

而桀處險而逾泰也尚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楚辭後漢書趙壹曰奚異涉海  
之北拖坐積薪而待然尚書大傳曰伊尹入告於王曰大向之有日矣王曰



天之有日猶吾之有人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鄭  
玄曰自此於送言常在也比於日言去復來也人度量之乖舛何相

越之遼迴翰曰武王戒懼而獲安夏桀驕淫而取亡度量不同相去遼遠善曰喻巴蜀檄曰人之度量里相越豈不遠哉乖舛不齊也爾雅

曰迴遠也今協韻為呼順切考土中於斯邑成建都而營築既定鼎于郊鄆

遂鑄龜而啓繇音胃 銑曰土中定地之中斯邑河南縣也言我至此考其地中及建都營築之始蓋成王定鼎於郊鄆即此

王城也鑄龜啓卜謂周公卜代於此繇卜辭也 善曰尚書曰成王欲宅洛邑

周公曰王來紹上帝自復于土中毛詩曰考卜惟王鄭玄曰考稽也東都主人

曰建都河洛左氏傳曰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鄆 平失道而來遷緊

二國而是祐良曰平平王也緊助語也二國晉鄭也平王遭犬戎難而東遷依于晉鄭 善曰史記曰平王東遷于維邑二國晉鄭也

左氏傳桓公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杜預左氏傳注曰緊語助也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

翰曰是時之王能無過僻賴先聖祖德所以定長盛也懋盛也 善曰言周末之王豈無邪僻之行但賴前聖之德所以長茂也左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

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也漢書策詔曰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懋說文曰懋盛貌望國北之兩門感



號鄭之納惠討子頹之樂禍尤關西之效戾

濟曰姚姬嬖于周莊王生子頹有寵

及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號叔曰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蓋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子頹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樂備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有咎尤過戾罪也善曰言鄭伯以子頹樂及徧舞為樂禍而討之既尤之矣及乎享王闕西備樂是乃効其為戾也包咸論語注曰尤過也爾雅曰戾罪也

重戮帶以定襄弘大

順以雪朝世

良曰重晉文公重耳王子帶周襄王庶弟因寵篡位文公討之而襄王定位弘順殺逆以雪朝其代善曰左氏傳曰太叔帶以

狄師伐周襄王出適鄭晉侯逆王王入于城

靈擁

善本

川以上闕晉演

義我以獻說

濟曰靈王時穀洛二水闕將毀王宮王欲擁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長人者不隳山防川今吾執政實有所僻而禍夫三川

之神賈逵曰闕者兩水會以相關演廣也故云演義獻說也善曰國語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二水闕賈逵曰闕者兩會似於闕小雅曰演廣遠也

景悼以迄焉

古政凌遲而彌季俾庶朝之

造

善本

逆歷兩

王而于位

銑曰景王靈王子悼王景王子敬王悼王弟子朝景王庶子悼王弟景王寵之欲立子朝王乃崩悼王自立乃召王以子朝再作亂



王而干位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咨嗟也左氏傳曰王子朝有寵於景王

王崩子朝因舊官之喪職秩者以作亂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子朝奔京王

子猛卒敬王即位王子朝入于尹劉子以王如劉王子朝入於王城單子如晉

告急晉智躒帥師納王子朝奔楚王人殺子朝于楚杜預曰悼王子猛也敬王

子猛母弟子丐也賈逵國語注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爾雅曰迄至也呼乞切

毛詩序曰禮義凌遲左氏傳晏子曰此季世也毛詩我日構踰十葉以逮

禍毛萇曰構成也左氏傳衛彪奚曰魏子干位以令大事

報女邦分崩而為二竟橫噬於虎口輸文武之神器濟曰

也自赧王元王定王哀王思王考王威王烈王安王而及赧王十代周分為二

赧王都王城号西周立考王後惠公少子於鞮為東周二周竟為秦所滅虎口

喻秦也文王武王神器之位皆輸之於秦也善曰史記曰景王崩子悼王立

崩弟赧王立崩子元王立崩子定王立崩子哀王立弟殺哀王立為思王弟殺

思王自立為考王崩子威烈王立崩子安王立崩子烈王立崩弟立為顯王崩

子慎靚王立崩子赧王立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初考王封其弟于河南

桓公卒威公立卒子惠公立乃封其少子于鞮以奉王號東周惠公秦莊襄王

滅東西周爾雅曰逮及也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虎口喻秦也漢書曰秦二世

拜叔孫通為博士通出曰我幾不免虎口

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澡孝水而濯纓嘉善名而



善本善作在茲翰曰孝水水名岳嘉美其名澡其身濯其纓纓冠纓也善

美而字曰字林曰孝水在河南鄆元曰在河南城西十餘里楚辭

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萇詩傳曰濯滌也天赤字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

秋之号子無七旬之期雖勉勵於延吳實惜善本慟乎余慈作潜

濟曰岳子死於新安縣千秋亭瘞之於路側岳子生六十日而死故云無七旬

之期延陵季子適齊子死葬贏博之間深不及泉魏有東門吳子死不憂人怪

問之曰吾無子時不憂今子死乃與無子時同吾何憂也岳言雖勉勵於此人

為父之慈能無哀慟乎善曰傷弱子序曰三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長安王

寅次于新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夭乙巳瘞于亭東廣雅曰眇出川以懷

夭折也書曰若保赤子書曰瘞埋也荷例切戰國策以吳為吾

古悵攬轡於中塗虐項氏之肆暴坑降卒之無辜激秦

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洄洄穴穴而好還卒宗滅而身

屠良曰項羽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於新安城南言卒無辜而坑是激勵秦

鳥江宗族皆滅身見屠戮也善曰東都賦曰慨長思而懷古楚辭曰攬騁轡

而節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極也史記曰章邯降項王素史卒多竊言曰今能



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聞其計以告項羽於是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新安城南後羽敗垓下至烏江自剄尚書曰後來其

蘇韓詩曰謀猷回次薛君曰經澠池而長想傳余車而不進翰曰回邪僻也老子曰其事好還

相如之風也善曰漢書弘農秦虎狼之彊國趙侵弱之餘想澠池縣舞賦曰遠思長想

入險而高會杖命世之英蘭恥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

辱十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權向曰秦彊暴猶虎狼也趙被侵弱猶火之燼勢既不敵又相會於澠

池是入險也秦趙既會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乃鼓瑟秦御史記曰某年某月日秦王與趙王會為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

聲請奏缶缶瓦器可擊以為曲秦王怒不許相如曰五步之內請以頸血滿大

王矢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叱之皆靡秦王不憚為擊缶秦之羣臣請以趙十五

城為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咸陽為趙王壽秦王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

設兵以待秦秦亦不敢動既罷歸趙王以相如大功拜為上卿取雋謂自取雄

雋也善曰戰國策楚王曰秦虎狼之國也左氏傳齊賈媚人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杜預曰燼火餘之木也高會已見吳都賦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

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廣雅曰命名也李陵書曰命世之才爾雅曰盛謂之出申

缶呂氏春秋曰兵不接刃而人人服化說文曰奄覆也取雋自取雄雋也



威於河外何猛氣之咆蒲勃入屈節於廉公若四體之無骨

濟曰河外謂通池會也咆勃怒貞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蘭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望見頗則引車而避匿其舍人曰臣以委質事公者以慕高義也今廉將軍宣惡言而君避之恐懼何甚庸人尚羞之況將軍乎相如止之曰夫秦不敢加兵於趙者以我兩人故也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先國家之急後私讎也此為屈節也無骨言柔弱之甚也 善曰河外謂之通池史記曰秦王使使告趙王為好會於西河外通池咆勃怒貌也荀悅申鑒曰高祖申威於秦項宋玉笛賦曰悲猛氣兮飄疾家語子夏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論語丈人曰四體不勤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

處智勇之淵偉方鄙吝之忿恚消雖改日而易歲無

等級以寄言

良曰智勇淵偉蘭也鄙吝忿恚廉也廉蘭相比雖改一日為一歲其間等級故亦無數矣淵偉深大也忿恚躁怒也 善

曰智勇相如也忿恚頗也言以相如之比廉頗雖以一日之促方一歲之永猶未足以寄言言相去遠也史記繆賢曰臣告人蘭相如勇士有智謀太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吝之 當光武之蒙塵致

王誅於善本赤眉異奉辭以伐罪初垂翅於迴溪善本不



尤當目以掩德終奮翼異而高揮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綱

而更維翰曰凡天子暴露於外曰蒙塵善曰東觀漢記曰馮異字公孫拜為征西將軍與赤眉相距上命諸將士救滎池為赤眉所乘反走上

迴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殺底璽書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滎池左氏傳

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東都賦曰天人致誅東觀漢記樊崇欲與王莽戰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尚書曰奉辭伐罪左傳

曰吾不以一生冒掩大德西京賦曰遊鵠高翬薛綜曰翬飛也揮與翬古字通佐命已見西都賦答賓戲曰竊帝紘恢皇綱鄭玄周禮注曰維猶連結之登峭坂之威夷仰崇嶺之嵯

我濟曰峭山名威夷長遠自崇高也嵯我高良善曰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嵯峨已見上文阜託善本墳於

南陵文違風於北阿蹇突孟以審敗襄重綵崔而善本授

戈曾佳各輪之不反綵薛三帥以濟河向曰綵繫也濟河晉車歸也墨

曰秦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襲鄭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

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還晉文公子墨繆經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許之杜預曰公未葬故襄公稱子公羊傳曰



晉人敗秦師于穀匹馬隻輪而無反者值庸主之矜復伐殆肆叔於朝市任好綽其

餘裕獨引過以歸已明三敗而不黜卒凌晉以雪恥豈虛名

之可立良致霸其有以翰曰復很肆捨也任好穆公名言蹇叔之哭師若值庸主自矜很戾豈能捨蹇叔朝市之刑哉

殆必殺之也穆公綽然有寬裕之德但引過於已而三帥凡三敗秦師公不黜責後竟敗晉以雪恥也穆公為霸主固非虛名有此所以善曰言若值庸主

矜而復諫殆戮三帥陳之市朝而賴任好綽然寬裕故直引過而歸諸已爾雅曰庸常也鄭玄禮注曰矜自尊大也左氏傳曰慶鄭曰復諫違卜杜預曰復戾

也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陳其尸曰肆史記秦繆公曰任好孟子曰吾進退豈不綽然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不發孟明日孤之罪

也又曰孟明視伐晉晉侯禦之秦師敗績又曰秦伯伐晉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然止二敗言三未詳史記秦穆公謂三將曰子其悉雪恥又曰穆公遂霸西

戎古詩曰虛名復何益楚辭曰名不可以偽立毛詩曰何降曲嶠而奔虢其父也必有以也鄭玄曰必以有功德也卒或為難非也

託與國於亡虐貪貪誘賂以賣其憐善本並不及臘而就拘垂

棘反於故府屈產服于晉輿德不逮善本而民無援仲雍



之祀忽諸

良曰曲崤地名屬於虢也虢虞相託為與國虞乃背虢尋而取亡

虞曾不得至臘月壁馬皆歸故曰反故府服晉與也傷憐其貪賂取亡矣仲雍

之後忽然絕祀由道德不逮人不援也善曰劉澄之地理書曰有有純石或

謂石者如渚漢書注曰相與友善為與國與黨與也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

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虢

公醜奔京師還館於虞遂龍羣虞滅之穀梁傳曰後晉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

曰璧猶是馬齒加長矣燕丹子夏扶曰馬無服與之伎則未可與決良左氏傳

曰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哀哉杜預

曰忽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後得虞仲封於周之北故夏墟之地

我徂安陽言陟陝郭行乎漫瀆之口慙乎曲陽之墟

濟曰

溪名陝地名邠郭也漫瀆澗水名曹陽亭名善曰漢書弘農郡有陝縣鄠善

長水經注曰棗水出棗梁山北流山谷謂之漫澗與安陽溪水合又西經陝縣故

城南又合一水謂之瀆谷水漫澗水北有逆旅亭謂之

美哉邈乎茲土

之舊也固乃周邵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雎

虞應乎鵲巢

銑曰邈遠也餘同善注善曰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

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



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鵠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邵公周南邵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離析卓滔天以太滌劫宮廟而遷跡俾萬乘之盛尊

降遥思於征役顧請旋於催苦角切善汎敷既獲許而

中惕追皇駕而驟戰望王輅而縱鏑向曰鏑箭也五輅天子車也

仲穎隴西人為相國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燔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卓將李傕郭汜擅朝政僭質天子於營僭將楊奉叛僭僭眾

稍衰天子乃得出至新豐楊奉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僭汎悔遣天子復相與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大戰奉兵敗左氏傳子朝曰單旗劉狄剥亂天下毛詩

曰民卒流亡離析已見上注孔安國尚書傳曰滌除也左氏傳晉趙括謂楚曰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淮南子曰雖有成尊之親萬乘已見上文

百寮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刃洞匈腋以流失

有寒衣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傷桴楫之福小撮倉舟中

之善本掬拍翰曰桴舟也楫棹也言百官勤王事盡命死戰竟以力屈而敗攘袖寒衣投岸赴水死已殆盡天子纔得濟河舟棹福少攀附者



衆恐其沈沒皆斬其手舟中之指可掬而撮也洞述也 善曰華嶠後漢書曰李儼等大戰弘農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董承率衆擊儼大破之乘輿乃得進承先且舟船帝以綰挽而下餘人匍匐岸側或自投死范曄後漢書獻帝不登船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刃擲其指舟中之指可掬左氏傳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東觀漢記太史曰忠臣畢力尉繚子曰未有不能得其力而致其死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昧子虛賦曰洞曾達掖禮記曰派矢在白肉毛詩曰褰裳涉洧又曰攘袂而與左氏傳 升曲沃而惆悵惜北亂而兄曰晉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

夫曰音鐵枝末大而本折善本無披普都偶國而禍結良曰曲沃地名此若

樹末大其本必折封邑大其國必危 善曰左氏傳曰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北亂矣兄其替乎復封相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本既弱矣其能义乎後曲沃莊伯伐翼殺孝侯曲沃武公伐翼獲翼侯然孝侯仇之後也莊伯武公相叔成師之後也翼晉都也曲沃在河東聞喜縣酈善長水經注曰春秋晉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有曲沃之名然此曲沃在西因彼曲沃而得名今因名而說彼楚辭曰惆悵而私自憐爾雅曰替廢也左氏傳申無宇曰末大必折漢書曰田蚡曰枝大於幹脰大於股 臧札不折必披或云枝本大而末披左氏傳平伯曰大都偶國亂之本也



飄其高厲委曹呂天而成節何莊武之無恥徒善木作徒利開

而義閉并滅反良曰吳將立季札曰昔曹人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以為能守節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季札委弃曹

吳若此高厲莊伯武公伐滅兄弟而無愧恥此開利閉義者耳相去何其懸絕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委弃也范曄後漢書李固奏記梁商曰夫義路閉則利門

開利門開則義路閉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衿帶跡諸侯之勇怯善曰廣雅曰躡履也函谷已

贏氏之利害翰曰函谷關也實天與之高險衿帶之地也臨見六國諸侯勇怯之跡善曰廣雅曰躡履也函谷已

見西都賦鸚鵡賦曰崿嶇重阻周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衿帶已見上文孫卿子曰勇怯之勢也或開關以延敵

競遁逃以奔竄向曰諸侯數為秦所敗乃開關以待諸侯諸侯奔竄而不敢進此秦利之時諸侯怯也善曰言其利也過秦

論曰諸侯以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秦人有有嚙渠所門而莫啓不窺兵

於山外良曰嚙閉也蘇秦既約諸侯為從秦閉關而拒諸侯不敢窺於山外此秦害之時諸侯勇也善曰言其害也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秦

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穰侯為國謀不忠大王計有所失也楚辭曰嚙閉而不言然嚙亦閉也巨蔭切連雞互而不栖



小國合而成大

濟曰言諸侯心力不齊若連雞不能俱止栖也心力或齊雖小弱之國亦能相合成其疆大此皆一時之事也善

言小國異乎連雞也戰國策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

豈地勢之安危

信人事之否泰

良曰若此則否泰皆由乎人安危不在於地善曰言皆

地勢亦由在人也湯曰吾欲因其地勢所有而敵之否泰易二卦名也周易曰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

漢六世

善本作葉

而拓洛畿縣弘農而遠關

翰曰六代武帝也開拓王畿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弘農縣善曰六葉武帝

也難蜀父老曰德茂存乎六世應劭漢書注曰拓廣也漢書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弘農縣也

厭紫極之閑敞甘

微行以遊盤長傲賓於柏谷妻觀貌而戲餐時匹婦其

已泰胡厥夫之謬

善本官

向曰武帝為微行嘗至柏谷夜至亭亭長不納乃宿逆旅逆翁惡少年持刀執劍令主人

嫗出安遇害婦謂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且亦有備不可圖也嫗醉其夫而縛之殺雞食客諸少年皆走平明上去召嫗上妻賜金千斤擢其夫為羽林郎

故云謬官既甘微行是厭紫極也善曰曹慈上表曰情注于皇居心在乎紫極南都賦曰體爽瑱以閑敞蒼頡篇曰敞高顯也漢武帝故事曰帝即位為微



行嘗至柏谷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宿逆旅翁要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嫗出遇客婦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嫗酌酒多與其夫夫醉嫗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嫗出謝客殺雞作人良平且上去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嫗金千斤擢其夫為羽林郎時猶訓也

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檠巨之或變峻徒御

以誅賞銑曰明王之行使先清道猶懼銜勒之間而有危變故峻法厚惠以誅賞徒御之人檠勒也善曰東觀漢記曰西巡幸長安司馬相如

上疏曰夫清道而後行猶時有銜檠之變漢書音義張揖曰銜勒也司馬彪莊子注曰駢馬口中長銜也毛詩曰徒御不驚彼白龍之魚

服挂豫且將之密網輕帝重於天下奚斯漸之可長翰曰昔白龍化

為魚豫且網得之魚服魚形也濟曰言帝位之重乃微行自輕其漸不可長也善曰白龍已見東京賦帝重帝位之重也言輕帝位之重於天下此乃陵

上之漸何可長乎吊戾園於湖邑諒遭世之巫蠱古探隱伏於難明委

盜賊之趙虜加顯戮於諸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來之

悲臺徒望子善本無思其何補良曰戾武帝太子也無罪而死園陵



既加顯戮絕其肌膚為此亦何補也儲貳太子也善曰漢書曰戾太子據與江充有隙會巫蠱事起充遂至太子宫掘得桐木人太子無以自明乃斬江充以丞相劉屈氂戰兵敗東至湖邑自縊而死車千秋訟太子冤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宣帝即位謚曰戾以湖邑閭鄉為戾園又太子馬充曰趙虜乃亂吾父子也其君頌篇曰委任也尚書王曰弗迪有顯戮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宋均元命苞注曰儲君副主言設以待之王命論曰高四皓之名刻肌膚之愛幽通賦曰雖覆醢其何補紛吾既邁此全節兮善本無又繼之以

盤桓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於桃園

銑曰全節地名盤桓不進貞武王放牛於桃林之野

桃園則桃林也

善曰言吾紛然行此全節之野又繼之以盤桓而不前楚辭

曰紛吾乘兮立雲北征賦曰紛吾去此舊都騁遲遲而歷茲爾雅曰邁行也全

節即漢書全鳩里戾太子死處圖經曰全節閭鄉縣東十里鳩澗西廣雅曰盤

桓不進也周易曰初九盤桓尚書武成曰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東征

記曰全節地名其西

發閭

文

鄉而整言策

逆

黃巷

以

濟渾眺華

名桃園古之桃林也

岳之陰山崖觀高掌之遺蹤

濟曰閭鄉地名黃巷坂名渾水名眺向也言向坂行故警策也華岳北而有大

靈神掌跡故云陰崖眺視也

善曰漢書湖有閭鄉曹子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

策鄭玄周禮注曰警言勅戒之也

薛綜西京賦注曰憩向也憩與逆古字同獻帝



春秋曰興平二年十一月丙寅車駕東行到黃巷亭庚午到弘農述征記曰河自關北東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巷坂雍州圖經曰潼水在華陰縣界水經曰

北流往河西京賦曰綴以二華巨靈負高掌遠蹠以涑河曲憶江使之反壁告亡期於祖龍向曰至此

地而記憶其事善曰史記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使者從關東來至華陰之野有持與使者壁曰爲我遺鎬他君因言曰明年祖龍死置壁而去忽不見

始皇使人視壁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沉壁也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之象謂始皇也

不語怪以徵異吾善本聞之作我於孔公良曰孔子不語怪力亂神慍韓馬之大愍徒阻關谷以稱

亂濟曰慍怒愍惡也言馬超韓遂作亂屯於潼關也善曰何晏論語注曰

曰元惡大愍孔安國曰愍惡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阻恃也魏武赫以霆震

關谷潼關函谷也尚書曰敢行稱亂孔安國曰稱舉也魏武赫以霆震

奉義辭以伐叛彼雖衆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筭銑曰曹公與超

遂夾關戰大破之言彼雖衆曹公奉君命廟堂之筭已勝之善曰魏志曰曹公西征與超等夾關爲戰大破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左氏傳隨武子曰伐叛刑

也柔服德也又屈字曰雖君之衆無所用之孫子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又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筭之多者也研普揚桴以



振塵。繡呼瓦解而冰泮。超遠遁而奔狄。甲卒化為京觀。

曰曰研鼓聲也。揚桴而鼓塵振天地。繡然若瓦裂冰泮矣。超遠走涼州故云奔。以其衆盡殺故為京觀也。繡破聲也。善曰字書曰研大聲也。魏志曰韓遂馬

忽走涼州。楚辭曰揚桴兮拊鼓。左氏傳曰援枹而鼓。說文曰枹鼓推也。東觀漢記馮衍說吳漢曰得道之兵鼓不振塵。鄭玄禮注曰振動也。繡破聲也。春秋通

斗樞曰不能宣德天下瓦解。漢書曰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淮南子曰冰

泮而農桑起。左氏傳潘黨曰君盍收晉尸以。為京觀。杜預曰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倦狹路之迫隘。鳥界軌崎區

善本作以低仰。翰曰言狹路崎嶇登頓故使車軌高低。善曰倦極也。踏

秦郊而始闢。豁爽垲以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

紛敷。桑麻條暢。濟曰蹈履也。言自於山川迫隘之路至秦郊始開豁然。高明壯大彌望千里紛敷條暢茂盛之自。善曰班固

高紀述曰粵蹈秦郊尚書曰雍州厭土惟黃壤。杜篤論都賦曰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植五穀。桑麻條暢。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洞簫賦曰標紛

敷以扶疎廣。雅曰暢長也。邪界。褒斜。右濱。汧。隴。良曰褒斜谷名汧水名隴山名。善曰褒斜汧隴並已見上文。



寶雞前鳴甘泉後涌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嶠

波豕九峻宗截薛太山龍洛山從子孔反良曰陳倉有寶雞祠故云

原原名嶠豕九峻太一皆山名截薛龍從山高太良善曰寶雞甘泉並已見

上文漢書武功山有太一古文以為終南此賦下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西京

賦曰於前則終南太一二山明矣漢書左馮翊有雲陽縣西京吐清風之

賦曰後則高陵平原又曰連岡乎嶠豕嶠薛龍從並已見上文

風聊戾納歸雲之鬱鬱鳥孔反向曰三言此山能吐風納雲也颺戾

與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四子講德論曰虎嘯而風南有玄灞素灞

寥戾思玄賦曰馮歸雲而遐逝楚辭曰望谿谷兮滄鬱

湯井溫谷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銑曰灞涇渭皆水名湯

名周曲陂名善曰玄素水色也灞涇二水名也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又曰

金支水而蒙深湯井溫湯也雍州圖曰溫湯在新豐縣界溫谷即溫泉也雍州

圖曰溫泉在藍田縣界毛長詩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三輔黃圖曰蘭池觀

在城外長安圖曰周氏曲咸陽縣東三十里今名周氏陂陂南一里漢有蘭池

宮

浸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翰曰鄭國白公為秦開渠也漕

水運也善曰鄭白已見上文



西都賦曰通溝大漕控引淮湖與海通波也

林茂有鄠

戶之竹山挺藍田之玉

濟曰鄠地名出竹藍田山

公出玉也

善

班述

陸海珍藏張敘神臯

輿

區此

西賓所以

二並已見上文

言於東主安處所以聽於馮虛也可不謂然乎

良曰皆謂西都西京賦善曰

西都賦曰陸海珍藏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臯

勁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危國

善本作國危

入鄭都而抵

紙

掌義栢友之忠規竭股肱於昏主赴塗炭

而不移世善職於司徒緇衣弊而改為

向曰歲寒而知松栢之堅勁國亂而見臣之忠貞故

入鄭都而撫其掌嘉鄭栢之義也鄭栢公友者周宣王弟也為周司徒犬戎之難以身死之塗炭如布炭火於地而不避也其子武公亦為司徒皆善其職國

人為詩曰緇衣之宜兮弊予又改為兮鄭都今鄭縣也抵撫也善曰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史記曰鄭栢公友者周

厲王少子也犬戎殺幽王於酈山下并殺栢公鄭人共立其子為武公抵掌已見蜀都賦左氏傳荀息曰竭其股肱之力尚書帝曰臣作股肱又曰民墜塗炭

毛詩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詩曰緇衣之宜兮弊予又改為兮

履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



詭惑舉僞烽以沮與衆淫壁褒以縱慝得軍敗戲水之

身死驪山之北赫赫宗周威呼爲亡國翰曰詭詐沮驚也善

日史記宣王崩子幽王

宮涅立幽王嬖愛褒姒音廢申后及太子而以褒姒爲后褒姒不好笑幽王爲  
烽火燧大鼓有寇至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爲數舉  
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廢后之父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  
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毛萇詩傳曰沮止也又曰慝邪也國語  
里革曰厲流于彘幽滅于戲又有繼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爲君

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俾生

埋以報勤外離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林火銑曰始皇葬驪山

厚以珠玉工匠皆

閉於中不圖其功勞而已此報其勤也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秦始皇葬驪

山之阿石擲爲游館生埋工匠後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其後牧兒亡羊入其鑿

中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擲自古至今葬亦不有盛始皇也數年之間外

板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尚書考靈曜曰天地開闢勞而不圖言

工人勞苦而不圖謀其賞生埋報勤語曰行無禮必自及此非其効

謂反以生埋之事以報其功勤也



欽濟曰語曰謂或有此語也始皇無禮以此自及固是其効也善乾坤以與曰左氏傳君子曰志有之所謂行無禮必自及者也與善本與乾坤以

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良曰天地之心惟親有德使其長久君子以純厚之德載育萬物言高祖法此

用心固能長久也善曰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以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又曰君子以

厚德載物方論高祖之德故以乾坤為喻焉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呼達

大度而已也向曰非獨有此而已復有他美者也善曰漢書班固高紀述曰寔天生德聰明神武漢書曰高祖仁愛意豁如也常有天度

乃實慎終追舊曰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率土且

猶弗遺而況於隣里乎而況於卿士乎矣善本無而況於卿士乎矣七字于斯

時也乃其莫寫舊豐且製造新邑故社易置粉榆遷立街

衢如庭宇相龍裝渾雞大以善本亂放各識家而競入翰曰追

新豐也篤厚誠信靡無漸潤逮及也率土且如此而況卿士乎言皆偏也善日論語曰慎終追遠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明允篤誠廣雅曰款誠也說苑晏子



謂景公曰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也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酤酒煮餅商人立為新豐西京雜記曰高祖既作新豐并徙舊社放犬羊雞鴨於通途亦競識其家孟子曰變置社稷趙岐曰更置立之漢書曰高祖禱豐粉榆社張晏曰粉白榆社在豐東北十五里尚書曰欲遷其社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籍含怒於鴻門沛局善本作跼而來王范

謀害而不善本作弗許陰授劍以約莊力拊力白刃以萬舞危冬

葉之待霜履虎尾而不噬音宜是要伯於子房樊抗憤以厄

酒咀慈珥肩以激揚翰曰拊挺萬大也其危若首冬之葉待霜而墮猶

善曰漢書曰項羽欲西入關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遂至戲於是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事實良與項伯俱見沛公曰吾豈敢

反願伯明言不敢背德戒沛公早自來謝沛公旦見羽鴻門因留沛公飲范增數自羽擊沛公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

公屬且為所虜莊拔劍起舞項伯亦起舞常翼蔽沛公周書武王曰吾合怒深

矢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尚書曰四夷來王毛詩曰

樊敢不來王拊挺也周易曰履虎尾不噬人亨鄭玄注本為噬噬齧也音誓漢書曰樊噲聞事急乃持楯撞入項羽目之問之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



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忽蛇變

而龍據雄霸上而高驤自遷怒而橫撞碎玉斗其何傷

銑曰言沛公忽蛇變為龍而舒申其體脫至霸上軍而心高舉也善曰史記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漢書曰元

年十月沛公至霸上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翼漢書曰沛公獻璧羽受之又

獻玉斗於范增增怒撞其斗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論語曰不遷怒又曰何傷

乎嬰胷古犬組於軹止塗投素車而肉袒濟曰沛公入關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降軹

道傍軹亭名胷繫也善曰軹塗已見東京賦左氏傳曰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杜預曰肉袒示服為臣僕也

踈飲餞於東門善曰本畏極位之盛滿良曰漢踈廣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今日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踈乞骸骨上皆

許之故人邑子為祖道於東門謂長安東都門善曰蘇林曰長安東門也毛詩曰飲餞于禰毛萇曰祖而舍較飲酒於其側曰餞漢書曰劉德妻死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金墉城也鬱其萬雉峻嶂魚峭以繩直銑曰金墉長安城也嶂峭高峻

貞如繩之直也善曰西京賦曰橫西洫而絕金墉又戾飲馬之陽橋

曰建金城而萬雉嶂謂峻嶂嶂貌也繩直已見東京賦



踐宣平之清閭

音域門限

向曰戾至也飲馬橋名在其陽也宣平城門名閭善曰爾雅曰戾至也長安圖曰漢時七里渠有飲

馬橋夏侯嬰冢在橋南三里陽橋之陽也三輔黃圖曰長安東出北頭第一城門名宣平門清謂華而且清也

都中雜沓

善本作還

千人億華夷士女駢闐

善本作田

逼側展名京之初儀即新館而

莅職勵疲鈍以臨朝

翰曰岳既入長安城見士女衆盛所以備其禮儀就

公館臨其職也勵疲鈍岳自謙也欲以慕君子自彊不息耳即就莅臨勗勉也善曰長安舊都故曰名京潘子初臨故曰新館莅職謂釐政也毛萇詩傳曰莅

臨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又曰勗勉也周易曰君子以自彊不息

於是孟春受謝

善本作孟秋爰謝

聽覽

餘日巡省農功周行廬室至街里蕭條邑居散逸營宇

寺署肆鄽管庫

藏外

於城隅者百不一處

善本作處濟曰

蕭條空曠自散逸無人也葦蒹蒹陋小兒時府寺市井之類皆毀廢有陋小者或在城之偏隅若舊有百處今纔存一處善曰楚辭曰青春爰謝王逸曰謝去

也上林賦曰聽覽餘閑舞賦曰餘日怡蕩言今之寺署葦蒹在於城隅方之昔時雖復百分不能處一也漢書曰劉向上疏曰項籍燔其宮室營宇風俗通曰



今尚書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漢書百官表少府有諸僕射署鄭玄周禮注曰  
市中陳物處鄭司農周禮注曰廩市中空地禮記曰官庫之士鄭玄曰管管  
鍵也庫物所藏也字林曰其聚貌也所謂尚冠脩成黃棘宣明建  
說文曰芮小貌處一或為一處非也

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條蕩無其處而有其名翰曰皆里

名也向曰夷漫條蕩平滅兒不知其處但有名而已善曰皆里名也漢  
書曰宣帝舍長安尚冠里又曰武帝同母姊金王孫女號脩成君餘未詳

乃階長樂登未央汎太液凌建章然繫馭蘇素可而款駘

徒改盪音蘭輶音蘭枋計詒而輶歷承光徘徊桂宮惆悵柏梁

翰曰長樂未央皆漢宮之名階升也銑曰太液建章宮名濟曰紫繞款至  
也馭安駘盪枋詣承光皆臺名良曰桂宮宮名柏梁臺名盡已毀壞故徘徊

惆悵也善曰已驚鳥必雉雉善於臺陂狐兔窟於殿傍何黍

苗之離離而余思之芒芒翰曰驚鳥雉雉名言臺陂池菜敗故驚鳥雉狐

岳因自歎見此而心思亦芒芒也善曰洪鐘頓於毀廟乘風廢而不  
曰驚鳥雉已見射雉賦黍苗已見魏都賦



懸善本作弗懸二字 濟曰洪鐘大鐘也頓落也乘風懸木示省鞠為鐘格皆毀也 善曰史游急就章曰乘風懸鐘華獨樂

茂草金狄遷於霸川良曰鞠草茂自秦鑄銅人十二以象長狄董卓壞以為錢餘二枚魏明帝欲徙詣洛陽到霸城

重不可致使留之故云遷霸川善曰如淳漢書注曰今名禁中漢儀注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毛詩曰踽踽周道鞠為茂草毛萇曰鞠窮也今在霸

城大道南銅懷夫蕭蕭曹魏邴之相銑曰懷想也夫者語之端蕭何曹人即金狄也 善曰

並已見西都賦辛李衛霍之將善曰漢書曰辛慶忌字子真為左將軍匈奴西

也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域親附敬其威信本狄道人又曰李廣隴西人

數歲不入界衛霍已見長楊賦翰同善注銜使則蘇屬國震辰遠

則張博珍王善曰漢書孫寶銜命奉使職在刺舉又曰蘇武字子卿杜陵人

也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乃徙武北海

上武杖漢節牧羊武留匈奴凡十九歲乃還拜為典屬國又曰張騫漢中人也

以郎應募使月氏去十三年得還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

以不乏封騫為博望侯向同善注教敷而王莽倫序兵舉而皇威暢濟曰敷布彛

於前文言蕭曹之派為相布政教則常倫有次序辛李之屬蜀為將兵舉於

四夷而皇威宣暢也善曰敷教蕭曹也舉兵衛霍也尚書曰彛倫攸敘臨



危而致

善本作智

勇大舊投命而高節亮

善曰吳子日一人投命足懼千人杜預左氏傳注曰

投奔命也史記曰

既平秬侯之忠孝溥深

銑曰秬侯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以篤敬

悟主每往甘泉宮見母形像未曾不涕泣何羅作逆日磾誅之故云忠孝也善曰小雅曰暨及也漢書曰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拜為

侍中駙馬都尉封何羅矯制發兵明且上卧未起何羅從外入日磾奏廁心動立入坐內戶下何羅與白刃從東廊上日磾抱何羅呼曰何羅反得禽縛之繇是

著忠孝節封

陸賈之優遊宴喜

善曰漢書曰陸賈楚人也高祖拜賈為太中大夫有五男分其子子二百

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後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

賈以此游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其答賓戲曰陸子優遊新語以興毛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

翰同善注

子長政駿之史

向曰司馬相如字長卿王褒字子淵揚雄字子雲皆工為文司馬遷字子長劉向字子政向子歆字子駿並有良史

之才善曰史記曰司馬遷字子長為太史令脩史記歷黃帝以來至太初凡八百三十篇漢書曰劉向字子政元帝擢為宗正著疾譏謔要救危及世錄凡八

篇又著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說苑又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

日劉歆字子駿為中壘校尉為七略



聽理

善曰漢書曰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守京北大尹發劾撻伏如袖又曰張敞字子高河東人也守京兆尹抱鼓稀鳴市無偷盜又曰王遵字子

貢涿郡人也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又曰王章字仲卿泰山人也章以選為京兆尹又曰王駿琅邪人也為京兆尹胡廣漢張敞

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又曰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也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矜寬罪疑惟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字

子季南陽人也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縣此天下稱之也濟同善注汲長孺之正直鄭當時

之推士

善曰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為主爵都尉數直諫又曰鄭當時字莊陳人也為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

之善進之上唯恐後班固贊曰汲黯終立里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之正直鄭當時之推賢良同善注

才子善曰漢書曰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又曰賈誼雒陽

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稱於郡中文帝召以為博士時飛翠綵而拖年二十餘曹植自試表曰終軍以妙年使越銑同善注

鳴主以出入禁門者衆矣

向曰綏玉皆朝臣之所服出入禁門者非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綏纓之飾也

禮記曰君子行則鳴珮玉東觀漢記杜預或被髮左衽善本作衽奮迅泥上書曰伏湛宜出入禁門補缺拾遺是也



淳

韓曰又疊上文謂日碑自夷狄被髮左衽而貴於此若奮迅起於泥滓也善曰謂日碑也論語曰吾其被髮左衽矣凡人沉於卑賤故曰泥滓東觀

漢記曰趙直奮迅行伍李陵與蘇武書曰言為瑕穢動增沮滓說文曰滓澱也

或從容傳

附

會望表知裏

濟曰謂陸賈從容於平勃之間附會將相之勢平諸呂有功故云望表知裏善曰謂陸賈也班固漢書贊曰陸賈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尚書大傳孔子

謂子夏曰子見表未見其裏

或著顯績而嬰時戮

良曰皆謂廣漢之屬善注同

或有太才

而無貴仕

韓曰謂賈誼之類也善注同

皆揚清風於上列

善本

垂令聞而

不已想

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

向曰上列上代也鏗鏘珮聲善曰胡廣曰建鴻德

流清風毛詩曰令問令望左氏傳穆穆羸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

當音鳳恭顯之任勢也乃熏灼四

方震耀都鄙

下

善曰漢書曰王鳳與元后同母為大司馬大將軍用

事上遂謙讓無所專鳳燕死從弟音代鳳為司馬軍騎將軍又曰弘恭沛人坐法腐刑為中尚書明習法令故事石顯已見西京賦漢書谷永曰許班之貴熏灼

四方范曄後漢書曰邵

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

隲寵靈赫光震都鄙



名善本難不其然乎

濟曰音鳳之流其死之日曾不得與蕭蕭曹等十餘公之僕隸齒列名器之難其如此矣善曰論語

曰齊景公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十餘公之徒謂蕭蕭曹之屬也張湛列子注曰隸猶羣輩也一云徒隸賤人也漢書賈誼曰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

平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齒列也論語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望王漸臺而扼腕梟梟澆巨猾而餘怒

良曰巨猾王莽也莽為大逆誅於漸臺而梟首故岳望之扼腕而怒善曰漢書曰更始兵從宣平城門入王莽之漸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史記曰天

下之士莫大不扼腕而言西京賦曰巨猾捐不疑於北闕軹轳里於

武庫善曰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為京兆尹有一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丞相二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不疑後到

吐從吏收縛曰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史記曰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

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酒池鹽

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也銑同善注於商辛追覆車而不寤翰曰商辛紂也為酒池以亡國漢武帝復

贊曰武帝設酒池肉林賈氏國語注曰鹽金察也六韜太公曰桀紂王天下之時積糟為阜以酒為池脯肉為山林晏子春秋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賈誼過秦



曰三主惑而曲陽僭於白虎化奢淫而無度

向曰白虎殿名曲陽侯王根僭淫造第以象之是

無法度也

命有始而必終孰長生而久視

濟曰有生必死誰能長生善曰家語孔子曰

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老子曰長生久視之道

武雄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

五利

良曰文成將軍李少君五利將軍樂大皆方術士說武帝作宮觀以延神仙帝耽溺之其雄才大略亦何在也

倖造

化以制作窮山海之奧秘

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遙

靈若翔於神島

奔鯨浪而失水曝鱗骨於漫沙墮明月以雙斧墜擢仙掌

以承露路于雲漢而上至

翰曰靈若海神也海島高深翔集此神於此又刻石象鯨魚失水曝於沙上鯨魚死其目

化為明月珠故云雙墜銑曰又作仙人捧承露盤挹雲表之露路善曰並已見上文

致邛笏

矩其奚難惟余欲

而是次從

善本

逸遊於角觝

邱

絡甲乙

以珠翠

善

民之減半勒東岳以虛美

良曰武帝遣人開牂牁致邛竹杖與笏而恣其欲又作角觝之戲令人兩兩相角



力也又作甲乙之帳絡以珠翠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善曰同良注超長懷以遐念若

循環之無賜銑曰賜盡也言思念此事若循環無盡時也善曰較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較角面

朝之煥炳次後庭之猗靡向曰言見較量面朝之事煥炳明白可觀也次及後庭之事亦猗靡可述也煥炳明

貞猗靡美貞善曰言先明面朝次至後庭也廣雅曰較明壯當能之忠也周禮曰面朝後市子虛賦曰飛纖垂髻扶輿猗靡較音校壯當能之忠

勇深辭善曰漢書曰孝元馬昭儀上幸虎園關獸能佚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走馮婕妤好直前

當能而立左右格殺上問何故當能馮婕妤好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又曰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

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衛長其髮以

光臨金趙輕體之纖麗力智反濟曰武帝衛皇后其髮鬢黑光可以

善曰衛趙已見西京賦左氏傳叔向之母咸善立而聲流亦寵極而

禍後銑曰聲流謂馮班二婕妤好之盛德禍後謂衛趙二后之津便門以



右轉究吾境之所暨

銑曰便門便橋也至此盡長安界究盡暨至也善曰漢書武帝紀曰三年作便門橋杜預左氏傳

注曰暨至也

掩細柳而撫劍使孝文之命帥周受命而

善本忘身

明戎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案乘輿之尊轡肅天

威之臨顏率軍禮以長擅

利一

輕棘索朝之見戲重條侯

之倨貴

良曰軍法既受命而忘其身戎政兵之政也果毅謂能制敵也華蓋天子之蓋壘和軍門擅揖也善曰方言曰掩止也掩與揜同漢書

曰孝文後六年匈奴大入邊遣宗正劉禮軍霸上祝茲侯徐厲軍棘門河內守

周亞夫軍細柳帝勞軍至霸上棘門直馳入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持滿上

至不得入於是上使使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壁門士謂車騎

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案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

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曰嚮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

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六韜曰為將者受命忘家當敵忘身左氏傳君子曰

殺敵為果致果為毅華蓋已見上文壘營也和軍營之正門也左氏傳齊侯曰

天威不遠顔咫尺說文曰擅拜舉手下也漢書曰丞相條侯至貴倨也杜預左

氏傳注曰

倨敖也索杜郵其焉在云孝里之前號惘轂駕而容與



哀武安以興悼爭伐趙以徇國定廟筭之勝負扞矢言

而弗善本納反推怨以歸咎未十里於遷路尋賜劔以勿

首嗟主闇而臣疾禍于善本疾作何而末有翰曰杜郵白起所

此地已改名孝里故云前号憫失意之負矢直也言昭王拒扞直言不納反推

怨以殺之闇主即昭王也疾妬之曰謂范雎善曰杜郵亭名在咸陽西今謂

之孝里辛氏三秦記曰畢陌西北有孝里畢陌西有白起墓憫猶罔罔失志之

貌也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尺記曰白起者鄢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為武安

君秦使王陵攻趙戰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曰邯鄲未易攻也

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終不可行秦圍邯鄲弗能拔武安君曰不聽臣計

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

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劔自殺暗主昭王也廟筭已見上文尚書曰率籲眾威出

矢言何休公羊注曰刳割也孫卿子曰主闇於上臣

詐於下俱害之道西京賦曰林麓之饒于何不有也

窺秦墟於渭城異

關緬而善本堙一盡覓陞殿之餘基裁坡波施力忍

良曰渭城古咸陽也異關秦關名緬微堙滅也坡施隱嶙將平之見陞殿階也

善曰聲類曰墟故所居也史記曰秦孝公作為咸陽築異關緬盡貌也亡衍切



峻屹頽貌也司馬相如哀二世想趙使之抱壁劉力睨楹以抗憤

曰登峻屹之長坂隱嶙絕起貌善曰史記曰秦王得趙壁無意償趙城

銑曰劉怒目自抗憤猶發憤楹柱也相如曰壁有瑕請指示王王授壁相如因持壁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償趙

王城色故曰復取壁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壁俱碎於柱矣相如以其壁睨柱欲以擊秦王乃辭謝劉睨目清貌也燕圖窮而荆

發紛絕袖而自引善曰史記曰荆軻獻燕督亢之地圖圖窮匕首見因左手把

絕以其上首堪秦王不中堪下鳩切筑聲厲而高奮狙預沈金以脫臙頻忍切

二音也狙伺候也善曰史記曰荆軻之客高漸離變名姓為庸保以擊筑

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秦帝矐其目使擊筑稍益近之高

漸離乃以鉛置筑中舉筑扑秦皇帝不中遂誅論衡曰高漸離舉筑擊秦王中

臙秦王病瘡死蒼矐篇曰狙伺候也尚書刑德放曰臙者脫去人之臙也郭璞

三矐解詁曰臙矐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翰曰言始皇據

蓋矐音各二音格若此可憊也善曰尚書伊尹曰天位艱哉文字集略曰狼狽猶狼跋也孔叢子

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鬼然囚執狼音貝

簡良人以自輔謂斯忠而鞅賔寄苛制於捐灰矯扶蘇



於胡邊

銑曰秦簡忠賢自輔云得李斯商鞅作苛法弃灰於道者刑也斯乃僞殺太子扶蘇於胡邊也捐弃也善曰史記曰商君者衛

之諸庶孽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商君之法刑弃灰於道者又曰李斯者楚宗人也始皇以斯為丞相始皇長子扶蘇監兵上郡始皇崩與趙高謀詐為受始皇

詔立子胡亥為太子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扶蘇不孝其賜劔以自裁扶蘇為人仁即自殺賈逵國語注曰苛煩也鄭玄周禮注曰矯稱詐以為是儒

林填於坑并

慈詩書煬而為煙

善曰史記曰盧生為始皇求仙藥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案問諸生

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四人皆坑之咸陽又曰李斯曰臣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詣守尉雜燒之郭璞方言注曰今江東呼火熾猛為煬

濟同國滅亡以斷後身刑輶

患

以啟足刑

善本

商法焉得以宿

黃太何可復牽

良曰國滅亡謂秦也商鞅竟為車裂李斯嘗斬善曰史記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反商君

亡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於此哉秦惠王車裂商君鄭玄周禮注曰車裂曰

輶史記曰李斯具五刑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可得乎遂夷三族商鞅李斯各有食邑故曰國也刑輶

之辟二人為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為馬

銑曰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



乃先設驗以蒲為脯以鹿為馬獻於二世羣臣言蒲言鹿者皆陰誅之也善  
曰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為馬東蒲為脯二世不覺史記曰趙高欲為亂恐  
羣臣不聽乃先驗持鹿於二世曰馬假諛賊善本以天權鉗眾口  
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也

而寄坐向曰二世假借天權與趙高讒賊使賢臣鉗口而自寄坐兵在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赤受命持天權莊子曰鉗墨翟之口

頭而顧問何為不早而告我願黔黎其誰聽惟請死

而獲可善曰史記曰趙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與其女皆閹樂謀易置上  
樂遂斬衛令二世怒召左右皆惶擾不關旁有官者一人侍不敢

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官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  
安得至今閹樂前即告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

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願與妻子為黔首弗許閹樂遂善本逮子嬰女之  
其兵陵二世乃自殺兵在頸已見東京賦翰同善注

果決敢討賊以舒善本禍勢土崩而莫振作健降王於

路左濟曰子嬰始皇孫趙高既殺二世而立子嬰女子嬰立乃手殺高以舒國  
禍言秦積惡久人心離散勢如土崩雖計一賊不可振舉故降沛公於

軹道傍善曰史記曰趙高立公子嬰為秦王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今使我  
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



遂刺殺高於齊宮屠雅曰果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紆除也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秦之末世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賈逵國語注曰蕭收圖以相劉料聊險易以善本衆

寡良曰沛公入咸陽蕭何收秦相府圖書藏之高祖所以知天下戶口多少

地形險易何由是為漢相善曰說文曰料量也孫卿子曰地者近遠險

易又曰識衆寡之用者勝也羽天與而不善本取冠沐猴而縱火既燒秦宮

室或說羽都關中羽思東歸說者曰人言楚人如沐猴而冠耳果然沐猴彌猴

也謂天與不取也善曰史記曰客有說張耳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漢書曰

羽西屠咸陽燒其宮室楚辭曰若縱火於秋蓬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以喻其高下

善本有也字向曰上貫三光謂高祖下及九泉謂項羽豈可相喻也善曰

鄧析子曰賢愚之相覺若九地之下重天之顛淮南子曰大道含吐陰陽而章

三光許慎曰三光日月星也燕丹太子死懷恨入於九泉感市閭之蔽阻井歎尸韓之舊處蒸

屬號而守關人百身以納贖時喻反豈生命之易投誠忠愛

之洽著訐居望之以求直亦余心之所惡溫思夫人之政術



實幹時之良具苟明法以釋憾不愛才以成務弘大體

以高貴非所望於蕭傳

翰曰韓延壽為東郡太守為天下最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遷御史大夫延壽在

東郡時放官錢千餘萬會御史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知即案刻望之在馮翊時廉儀官錢放散百餘萬上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延壽竟坐弃市吏人數千送至渭城菽井即渭城東賣麻蒸之市岳言延壽惠愛在人能使丞屬號泣於闕下人願以百身贖其罪初望之將案驗延壽却吉止之後聞延壽誣舉事遂復案驗且延壽雖有專擅之罪然有幹時之才而望之宜存公忘私安可訐舉小恨用明法以快其心哉乃不愛人之才成國家之務耳望之左遷太傅是不弘大體非天下之望也 善曰說文曰菽麻蒸也然菽井即渭城賣蒸之市也延壽被誅丞屬無守闕者而趙廣漢就戮則有之恐潘誤毛詩曰如可贖方人百其身論語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惡訐以為直者說文曰訐面相斥罪左氏傳穆叔曰齊人釋憾於弊邑之地又魏驪公欲殺之而愛其材周易曰開物成務莊子曰襄公之應司馬曰夷造到長山而慷慨悼善知大體者也漢書曰蕭望之左遷太子太傅

作龍顏之英主宵月中豁其洞開羣善湊而必舉

濟曰造至也長山漢

高陵也高祖龍顏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必舉用之 善曰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又曰高祖葬長陵三秦記曰表禾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通名山



陵漢書曰高祖意豁如也王命論曰英雄陳力羣策畢存威格乎天區

舉此高祖之大略也善本必舉也

亡墳掘其而莫御示臨掩坎而累抔步毀垣以延佇良曰言高祖

至于天地崩亡則墳隴被發掘不能禦也王莽之亂諸陵皆見發掘岳見壞墳

毀牆意傷之故撫膺而延佇也善本尚書周公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范曄後漢書曰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又光武詔曰脩復西京園陵爾雅

曰揜蓋也郭璞曰謂覆蓋王逸楚辭注曰擊手曰抔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

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耳之寂寞翰曰越於也安陵惠帝陵也其聲寂寞無以哀貶也善本

書曰惠帝葬安陵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謹無譏乎楚辭曰弔爰絲之正

欲寂寞而絕端薛君韓詩章句曰寂寞無聲之貌也實靜也

議善本伏梁効於東郭善本漢書曰袁盎字絲楚人也為楚相病免

使人刺殺盎安陵郭門外訊景皇於陽丘爰善本信讒善本而

盜烏浪切向同善注

矜詐殞善本吳嗣於局下善本發怒於一博成七國之稱亂

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之善本無討茲沮善而勸惡銑曰訊問



也陽丘景帝陵也景帝為皇太子時吳太子侍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景帝即位是錯說上令削吳王起七國兵反爰盎與錯有隙乃說上謂上曰七國之反以誅錯為名今斬錯使赦七國可兵不血刃上遂斬錯信讒謂聽爰盎之計也矜誑謂因博而殺吳太子也誅晁錯是助七國之逆景帝過聽盎之讒計而不討究其事便即殺錯此事敗天下為善者勸天下為惡者誠可恨之善曰廣雅曰訊問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如其事曰訊加誣曰譖爾雅曰戲誑也邵公謂上曰錯患諸侯強大請削之地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帝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又曰晁錯潁川人為御史大夫錯七故切今協韻七各切漢書成帝曰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無討謂不誅盎也左氏傳子鮮曰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沮才與切漢書谷永曰虧德沮善毛萇詩

此

孝元

於渭

塋

執奄尹

以明

貶

濟曰

此

病也

渭

塋元帝陵也奄

尹弘恭石顯也執此以用之明元帝可貶也

善曰漢書曰元帝葬渭陵奄尹

謂弘恭石顯也班固漢書述曰閹尹之

皆穢我明德韋昭曰皆病也疾移切鄭

玄禮記注曰皆毀也何

休公羊傳注曰貶損也

褒夫君之善行廢園邑以崇

禮也

廟園不合禮典者皆廢之獨此可褒耳夫君即元帝善曰褒猶贊美

也

夫

君

之

善

行

廢

園

邑

以

崇

禮

也

夫

君

之

善

行

廢

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戮陷社稷之王立早俾幽死而莫

也

夫

君

元

帝

也

漢

書

曰

元

帝

罷

衛

思

園

及

戾

園

又

詔

曰

初

陵

勿

置

縣

色

過

延

也

夫

君

元

帝

也

漢

書

曰



鞠

鞠曰延門成帝陵京北尹王章忠直社稷之臣為王鳳所譖陷大逆死獄中鞠問也言成帝可責之善曰漢書曰成帝葬延陵爾雅曰辜罪也漢

書曰成帝時日有蝕之王章奏封事召見言王鳳不可任用帝謂章曰微京北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後上不忍退鳳章遂為鳳所陷章罪至大逆死獄中爾雅

曰俾使也漢書曰趙王幽死張晏漢書曰鞠窮也謂窮問囚情也一日勒毛萇詩傳注曰勒告也

怵

音大善本作怵

淫嬖女之凶

忍勦子皇統之子去月張舅氏之姦漸貽漢宗以傾覆

向曰怵縱也淫嬖趙飛燕也飛燕甚妬害帝二子後宮有子而使傷墜又飲藥傷墜無數此謂凶忍使絕皇統也舅氏莫弒之漸自此開張漢宗所以傾覆也

勦絕也舅氏王莽族也善曰小雅曰狎怵也淫嬖謂趙飛燕也漢書曰司隸解光奏言許美人及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隱不見又掖庭中御幸

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情者無數左氏楚令尹子上曰蜂目而豺聲忍人也杜預曰忍行不義也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孔安國曰勦截也截絕其命是也廣

雅曰張開也舅氏諸王也爾雅曰貽遺也左氏傳曰相曰傾覆我國家

刺哀主於義域仇僭仇天爵於高

安欲法堯而承禪

善本

永終古而不刊

銑曰刺譏也義域哀帝陵也董賢有美色帝幸

之封為高安侯故云潛天爵也帝欲法堯舜之事禪位與賢羣臣莫敢言王閔切諫乃止此終古不可刊削也善曰漢書曰哀帝葬義陵又曰封董賢為



高安侯已見西京賦論語曰不恒其德或承之者  
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  
瞰康園之孤墳悲

平后之專執系殃厥父之箕箒逆蒙漢恥而不雪激義我誠

而引決赴丹炤善本作爛以明節即投宮火而焦麻米從灰燼而

俱滅濟曰瞰視也康園平帝陵也善曰漢書曰平帝葬康陵又曰孝平王皇后葬女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

中而死后不合穉橫橋而旋軫麻止敝善本作敝邑之南垂良曰橫橋橋名

旋軫還車也樊邑岳自謂長安也南垂南界也善曰潘岳關中記曰秦作渭水橫橋橫音光雍州圖曰在長安北二里橫門外也門磁石而

梁木蘭兮構阿房步之屈求竒跡南山以表闕倬卓樊

川以激池役鬼傭其猶否矧人力之所為為工徒斷而未息

義兵紛以交馳宗挑吐汚烏而為沼豈斯宇之獨墮銑

阿房宮前殿以木蘭為梁以磁石為門櫜刃者止之以南山為闕以樊川為池  
如此壯麗役鬼神營之猶不可況人力所為而不勞力乎為此宮周斷未畢



公義我兵已交馳於中矣凡臣弑君汚其官而豬焉言秦宗廟尚汚為沼況是宮能不隳壞乎善曰毛萇詩傳曰倬大也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流為秦川一名樊川漢武上林唯此為盛史記由余曰役鬼為之則神怒矣使人為之則人亦苦矣鄭玄周禮注曰傭與庸通漢書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禮記曰遠廟為祧又邾婁定公曰臣弑君殺其人壞其室由偽新之九廟誇善誇其官而豬焉汙古字通方言曰隳壞也

作宗虐而祖黃驅吁嗟而妖臨去搜佞哀以拜郎善曰漢書王莽下書

曰定有天下號曰新又王莽九廟一曰黃帝二曰虞帝三曰陳王四曰齊敬王五曰濟北愍王六曰濟南伯王七曰元城孺王八曰陽平頃王九曰新都顯王又曰鄧曄于匡起兵南鄉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曰周禮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乃率羣臣至南郊搏心大哭諸生甚悲哀及能誦策文除以為郎也翰同善注

誦六藝以飾奸焚詩書而面牆心不則於德義我雖異術

而同亡向曰莽誦六藝以飾奸詐秦焚詩書而取面牆為惡不同同歸於亡善曰漢書曰王莽立樂經徇天下通一藝皆誦公車焚詩書已見上文

尚書曰不學牆面左氏傳富辰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燕頌班固漢書王莽宗孝贊曰昔秦焚詩書以立私義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

宣於樂遊紹衰緒以中興良曰宣帝廟曰樂遊宣帝承昌邑淫亂之後故曰中興善曰又宣紀贊曰可謂中



興侔德躬  
宗周宣矣

不獲事于敬養盡加隆於園陵北惟奉明邑號千

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命縱聲耳樂以娛神雖

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知仁

濟曰宣帝戾太子孫生數月而孤幽之園園其意養之心不輟故於叙園陵之

禮有加于舊典宣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以倡優千人樂千人邑名起於此矣王母即宣帝母戾太子事時并遇害言宣帝所行之事不必合於禮典然隱而行之適于人情亦以足知其仁也詢宣帝名善曰潘岳關中記曰宣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后曰思后以倡優雜伎千人樂思后園今所謂千人鄉者是也北瑩也詢宣帝名也毛詩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毛萇詩傳曰隱痛也王母思后也爾雅曰父之妣為王母又曰率循也尚書曰舊典時式論語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憑心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汚隆

良曰高望堆名陽隈

堆之南也體水陸高下形勢也善曰廣雅曰憑登也長安圖曰高望堆延興門南八里隈厓也鄭玄周禮注曰體分也漢書音義或曰汙下也開

襟乎清暑之館遊目乎五柞之宮

翰曰清暑五柞皆漢宮觀名善曰曹植閑居賦曰愬寒風而開

襟清暑謂甘泉也西都賦曰九峻甘泉固陰近寒日北至而今凍此焉清暑楚辭曰忽反顧而遊目五柞已見上文

交渠引漕激山而



生風

銑口交渠溝渠之名生風言水之急也善曰溝渠已見上文也

乃有昆明池乎其中其池

則湯湯傷汗汗混養彌漫浩如河漢

向曰言廣大也善曰並已見上文

日月麗

天出入乎東西

音先叶韻

旦似賜谷夕類虞淵

銑曰麗著者也賜谷日出處虞淵日入處善曰

並已見上文

昔豫章之名字披玄淡而特起儀景星以

善本

天漢

對善本牛女以雙峙

濟曰景星瑞星也言於池中起豫章觀儀法瑞星以石刻為牛女之宿列於池邊善曰儀謂法象之也

餘並已見西京賦

圖

善本

萬載而不傾奄摧落於十紀擢百尋之曾

善本觀今數仞之餘址

濟曰其謀欲使萬代不毀而纔經百餘年而便摧落豫章觀其高百尋至今傾壞只有數仞餘址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武帝元狩三年穿昆明池至王莽之敗凡一百一十三年今云十紀言其大數耳

振路馬于飛鳥躍

鴻漸乘雲頡頏

胡

隨沓澹

徒

澹

反

澹

仕

澹波

所嘖直菱

善本

菱

渠嚴反

良曰振路鳥鳴皆鳥名漸進也

銑曰乘雲

言飛高也頡頏鳥聲澹澹浮貞翰曰澹澹出沒見嘖



味鳥食貞菱菱草名  
善曰並已見上文  
華蓮爛於綠善本沼青蕃煩蔚乎翠激

濟曰蓮蕃皆草名激水際善曰說伊茲池之聲作謀穿肆水戰於萊

服志勤善本遠以極武良無邀善本於後福向曰言武帝初穿

伐昆明國志在勤於邊遠極用威武不為後人流福矣善曰釋穿池之意也言

志在勤於遠略以極武功良無要於已後之福也福謂水物之利漢書昌越欲與

漢用船戰遂仍脩昆明池賈逵國語注曰肄習也左氏傳周宰孔曰齊而萊蔬

侯不務德而勤遠略鍾會檄曰窮武極戰杜預左氏傳注曰要邀也

芼毛實水物惟錯乃有贍乎原陸在皇代而物土故毀之

而又復翰曰此中物產豐乎原陸先時毀之今更復也皇代謂晉也芼草也

也言在皇代物其土宜故前毀之而今又復左氏傳賓媚人善曰西都賓曰華實之毛尚書曰海物惟錯字書曰贍足也皇代謂晉

日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杜預曰播殖之物各從土宜

富而教咸帥貧惰同整楫接棹棹善本作收罟課獲引繳凡厥寮司既

勺舉效鰥夫有室愁民以樂五孝反銑曰百寮主司可能使人富

而又教之人皆相帥同整舟楫漁於



此池有所效獲而利之婚姻以時愁人亦為樂也 善曰論語冉有曰既富矣  
又何加焉曰教之廣雅曰課第也謂品第其所獲也杜預春秋左氏傳曰  
效致也謂其舉 徒觀其鼓柅 徒可切善 迴輪灑鉤 善本投網 善  
所致多少也 本作拙

作 垂餌出入挺拔 初加切善 來往 濟曰拖舡尾輪鉤鉤餌魚餌以可  
罔 本作義 以刺魚 善曰言欲迴輪必先鼓柅

也郭璞方言曰今江東人呼柅為軸舊說釣輪也謂為車以收釣緝也輪或為  
綸毛萇詩傳曰緝綸也灑亦投也挺拔也又取魚義也西京賦曰又簇之所攬

捕纖經連白鳴根 耶 厲響音貫鰓 丁 尾制掣 昌 三牽兩 良曰  
以白

羽綴網經上兩人對引之鳴根叩木為聲以驅魚也罾繫也言三度掣鉤兩度  
得魚 善曰纖經連白網也說文曰根高木也以長木叩船為聲言曳纖經於

前鳴長根於後所以驚魚令入網也淮南 於是弛青鰓於網 善本鉅  
子曰魚者扣舟罾猶繫也書曰制手牽也

解頰里於黍微 向曰弛亦解也鰓鰓皆以名網鉅鉤鉤也微網也有在  
鉤及著網者皆解取也 善曰杜預左氏注曰弛解也

鯉鰓二魚名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網者為大網以綴示鉤羅屬著網鉅鉤  
也說文曰黏相著也女廉切又曰微大索也言魚黏於網故曰黏微也 華

魚躍鱗素鰓揚鬐 濟曰魴鰓皆魚名華謂鮮華也躍鱗揚鬐  
鬐言魚尚生者 善曰鬐者已見子虛賦 夔良善

二二



作人縷切鑿刀若飛應刃落俎霍霍私霍霍食之人縷切

言切魚細如線縷也鑿刀上鈐刀若飛謂疾也應刀刃而落於俎器中霍霍霍霍

東京紅鮮紛其初載賓旅竦而遲御既餐服以屬厭

泊恬靜以無欲音喻迴小人之腹為君子之慮翰曰紅鮮鱠之色載成遲待也言鱠

初成賓旅竦踴以待御食既餐服之而屬其美翻然思泊淡無欲迴小人之腹

為君子之慮也善曰傳毅七激曰膾其鯉鮓積如委紅張衡七辨曰輩洛之

鱠割以為鮮薛君韓詩章句曰載設也毛萇詩傳曰南方有魚遲之也然遲思

待之也毛詩曰以御賓客左氏傳曰梗陽有獄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聞

設女寬將諫饋入三歎曰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

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善曰言將還也策馬櫪也茵車徘徊善本

如渴如飢心翹勤善本以仰止不加斲而自祗良曰

高善本如渴如飢心翹勤善本以仰止不加斲而自祗良曰



水名如渴如飢者思賢人而仰止之雖無所加勤常自祗懼也善曰鄴鄴周所居也孔叢子子思曰君若飢渴待賢企佇也毛詩曰高山仰止禮記曰宗廟之中未施**山丘三聖之敢夢竊十亂之或希**向曰三言思賢之心山丘敢夢竊三聖如十亂

或欲希冀之善曰琴操曰崇侯諧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論語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尚書曰予有亂臣十人馬融論語注曰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顓閼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也廣雅曰希庶也**經始靈臺至成**

**之不日惟鄩及酈**善本作惟酈及鄩**仍京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

**積德延祚莫貳其一**濟曰靈臺文王所作人願為之不日而成酈鄩之都固大其屋室庶人如子之來故神降吉祥

也此由積道德以延祚嗣天下無有二心之人惟其一也善曰靈臺已見上文毛詩曰作邑於鄩又曰宅其鎬京左氏傳季梁曰人和而神降之福史記曰古公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漢書翼奉書曰小世延祚不亦優乎莫二其一謂周祚延之長唯有一其莫能為二蔡邕黃公頌曰參其二也**永**

**惟此邦云誰之識越可略聞而難臻其極子言勲鋤以借**

**子父訓秦法而著色耕讓畔以閒**閑田治善本姬化而生棘



蘇張喜而詐騁虐矣芮

而愧而訟息

銑曰此邦之風雖以略皆一

有贏餘之鋤以借於父仍說秦法不許自以有恩而形於色也蘇秦張儀喜秦政多僻得縱騁誦詐也虐芮二國爭田見周人皆讓其畔訟者遂息退為閑田

荆棘已生言其地不改經周秦之化而人情有見耳善曰言誰之識言難識也馬融廣成頌曰三五以來越可略聞周禮

商君禮義秦俗日敗借父耰鋤虐有德色云我曰假與父鋤而德之尚書傳曰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為士大夫入其

國則見士大夫讓為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讓由此其所爭以為閑田毛萇詩傳曰耕者讓畔行者讓路蘇秦張儀已見上文

觀之士無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遷下猶

善本無猶字

鈞

音植良曰埏和埴土也上之化下如為瓦器者用泥隨手而成器也善曰漢書董仲舒曰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如

埴曰陶家作器於鈞上杜預左氏傳曰均平也老子曰埏埴以為器河上公曰埏和也埴土也謂和土以為器也

雖

善本無此字

五方

雜會風流溷

混

情曲辰好利不昏作勞密近儉

戎馬生郊

向曰五方所湊溷亂之地農人怠惰不彊作勞溷亂昏彊也濟曰密近近也儉狁匈奴也故戎馬生於郊

善曰漢書曰秦



地五方雜錯風俗不純富人則商賈為利說文曰溷亂也溷或為渾向書曰情  
農自安不昏作勞左氏傳曰以魯國之密通仇讎毛詩曰檢仇孔熾老子曰天  
下無道戎馬生郊而制者必割實存操平刀良曰為政臨人亦由操刀制割惟

而化猶上也善曰漢書賈誼曰黃帝云操刀必割左氏傳子產曰大官大邑而使學者制焉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人之升降隨

善本政隆扶日仗善本信則莫不用情無欲則賞之不竊作與

銑曰言為政猶人但仗信義雖不盡其情自絕營欲雖賞之使竊終不為也  
善曰左氏傳子展曰杖德莫如信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論語子曰上好信則人

莫敢不用情又曰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苛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也雖智不能理明不善本能察並作弗

信此心也庶免夫戾力結反翰曰言我雖不能明察任信無欲之心庶  
幾免于罪戾也善言己雖無才能然任其才信

無欲之心庶足以理左氏傳太史克如其袖梁以俟來哲向曰至如

非我能及以待將來之智者矣善曰論語毋求  
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幽通賦曰訊來招以通情



文選卷第十